



东方金马电视文学

人 间 烟 火

编 剧 老 乔  
小说改编 于梵豆

九洲图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烟火/老乔著.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8  
东方金马电视文学  
ISBN 7-80114-165-2

I. 人…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941 号

# 人间烟火

---

出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2  
号楼 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185千字

印张:9

版次:1996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7-80114-165-2/I·54

定价:10.00元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 ( 1 ) |
| 第二章 ..... | (70)  |
| 第三章 ..... | (129) |
| 第四章 ..... | (196) |
| 尾 声 ..... | (262) |

# 第一章

## 1

北方城市，有雪就有了生气；而这座美丽的东北小城，因为下过了雪，还有了一种温暖。人们总是祈望天遂人愿，又说瑞雪兆丰年，仿佛下过了雪，虽然雪化时天会更冷些，但一切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马秀英的家就座落在这座小城的一片楼群里，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屋来。马秀英唏唏嘘嘘地坐起身，穿上她那件素淡的毛衣坎肩和一条薄棉裤。作为一家之主，她几十年来养成了由她掌握的生活规律和节奏，已经很难再改变了。墙上的镜框里镶着一家人各种各样的照片，这也仿佛说明着马秀英的辛苦和满足。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马秀英显然还非常不习惯这个声音，不禁一怔，也有些不知所措。电话响到第三声时，她的儿子三明冲进了屋。

“妈，咱家的电话通了！”还不等说完就抓起了电话。“喂

.....”

是电话局小董。“是啊，是啊，没电话就结不成婚啊。告诉你姐夫，再有什么复印的活儿就只管找我好了。”放下电话，三明不无得意地对马秀英说：“妈，听见了吧，不靠您那位高级工程师大公子，你三儿子照样好使。”

“这电话可是你大哥出钱装的。”

“得了吧，那么大一个工程师，一年手里边能过个好几千万，硬是要自费给家里安电话，让人家听着都笑话！”

“要不你大哥他们厂大大小小几万人怎么就服他呢。这啊，你还真得跟你大哥学学。”

“学他？学他让嫂子守活寡呀！”

“又不说人话，让你嫂子听见看不拧你嘴！”

恰巧这时大儿媳孙爱兰领着女儿婷婷走进屋。“妈，三明说得没错。大青一年到头回几回家啊。要不是三明宽宏大量让我们娘俩长年挤在家里，说不定我们这个动迁户，都得跟大青一起住办公室去。”

马秀英知道孙爱兰的禀性，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女人，也就并不替儿子辩护什么。

婷婷这时说，“三叔，咱家电话通了是吗，这回金子阿姨该跟你结婚了吧。”

三明这才想起来他这么急着装电话的原因是什么。于是赶紧抓起了电话，往金子家拨了过去。和金子说了两句，显然金子也是高兴极了。这回他们的事大半是不成问题了。金子妈总该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吧，既然她提的条件三明做到了，她自然就应该没什么好再讲的了。马秀英替儿子跟他未来的丈母娘商量定，金子和她妈今天下午就到马家来认门。她还

要去请个大厨师来帮她做饭，不管怎么讲，这是金子她们娘俩第一次上门啊，她哪能不认真呢。

马秀英这边放下电话，就马上着起忙来，她立刻吩咐三明和孙爱兰去把大青和二儿子二和找回来。这时她突然又想起来，今天是四红从教养院回家的日子。三明见妈着急，就说四红的事包在他的身上。马秀英放下家里的事，赶紧出去找她的大厨师去了。

马秀英走后，孙爱兰拨打了丈夫的呼机。

## 2

刘大青此时并没在厂里。

这一年里，他的确非常忙，忙着搞攻关实验。他成功地研制发明了无氧新能源，一年给公司新增产值八千万，还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在昨天召开的庆功重奖大会上，公司特地奖给了他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和一部住宅电话。此时，他就正在他的新居里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当然陪伴他的，还有他的搭档秦奇。

大青由衷地对秦奇说，“别人也许不知道，可你心里最清楚，在新能源攻关的时候，那上千个关键数据不是靠你提出的系统优先式分类法，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那一大堆数据资料中找不到东西南北呢。”

聪明的秦奇不无含意地说，“那你是说……这房子，这电话……也有我一份？”

“那当然了。”

“真的？”

“真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她把一只手伸到大青的面前，弄得大青一时摸不着头脑。“给我一套钥匙啊。”

大青此时还没有真正领会秦奇的意图，秦奇已经从大青手中拿过了那一串崭新的钥匙。“一共三把，你一把，你妻子一把，剩下一把给我。”大青还是没弄明白她的意思，呆呆地望着秦奇。秦奇带着笑意继续说道，“然后呢，我住这屋，你和你妻子住这屋，你女儿住这屋，我呢，还要在这儿，放上一盆巴西铁树，在这儿放一台多媒体，在这儿放一对真皮沙发，在这儿放一个一通到顶的书架。还有，我要挂黛绿色窗帘，铺藏蓝色的地毯，穿奶白色睡衣……对了，还有紫檀色的大床……”

这显然大大出乎大青的意料，他不由得转过身去，低声说道：“秦奇……你知道……这不可能……”

秦奇绕到大青的面前，盯着他的脸。她的眼睛里满是光泽。这时大青身上带的呼机响了起来。俩人都停顿了片刻，大青这才低头看了一眼号码。这个号码显然是陌生的，他没有在意。秦奇问他，他说，也许是公司里催他请客的人呼的。

秦奇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子，背对着大青站在那里，望着外面闪着亮光的雪，她轻轻地说，“你好像在什么时候说过，你在事业上离不开我。”

“这不用我说，这已是被事实证明的了，你最清楚，我在三维创想微机处理方面简直就离不开你。”

“那……别的方面呢？比如说，生活方面？”

“这个新能源一攻就是三年，要不是你常替我想着我的



胃，到现在也得穿个十洞八孔的了。”

“这么说，在生活上也离不开我了？”秦奇转过身来，又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盯在大青的脸上。“那么，在感情上呢，是不是在感情上也离不开我呢？”

大青感觉到秦奇的话已越来越尖锐，他要回答已越来越难。沉了片刻，大青诚恳地对秦奇说，“其实，说心里话，这三年来，苦啊累啊，困难哪，失败呀，要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真不知道感情该往哪儿寄托……”

秦奇听了这话，当然不会就此打住，她更是咄咄逼人地问他：“这么说，你是全方位离不开我了……”见大青不应，秦奇继续进攻，“那，你能离开你的妻子吗？”

终于问到了这个问题，大青犹豫了。就在这时，新居里的电话竟响了起来。两人不由得都有些吃惊。

原来孙爱兰呼完丈夫，过了很久还不见他回话，倒也并不感到奇怪。她知道丈夫总是这样，若是他忙起来，你呼他十遍，他也不一定能听见一遍。今天不是有急事吗，他不回，她就只好给他的公司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小冯。小冯于不经意中，把刘工程师得了新房的事对孙爱兰说了，为了证明他的话当真，他还把新房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孙爱兰。

孙爱兰听后，惊喜异常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婆婆，马秀英就试着拨了这个号码，没想到竟真还通了。

她听出接电话的是她的儿子，不免有了些埋怨。“大青啊，我是你妈。你在哪呢，怎么传你你也不回个话呢？”她随即把金子和她妈要来的事对他讲了，并让他立即回家来。大青推说自己现在正忙，一切事就都由母亲全权处理。马秀英有些不满，对儿子说无论多忙都得回来。“管我叫妈就中午赶回来，

要不就别管我叫妈。”大青听母亲这么说了，自然再没有不答应道理。

马秀英挂了电话以后，才想起刚才忘记问儿子新房的事了。再把电话打过去，电话却总是忙音。孙爱兰其实挺想去新房看看的，她想房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会儿一下子就有了个三居室，她怎么能不急着想去看看呢。于是她对婆婆说，“妈，地址我都知道了，我还是去一趟吧。一是证实一下房子的事是不是真的，另外，见了大青也跟他提提凤贤工作的事儿。”

马秀英知道孙爱兰的心，就让她带上婷婷去一趟。正在收拾新房的三明逗趣地说，“大嫂，在街上走可留神，别把咱家的宝贝婷婷给丢了。”

孙爱兰说，“放心吧他三叔，我就是把自己丢了也不会把婷婷丢了。”

“嫂子也别丢啊，你可是我大哥的定心丸，你要是丢了，我大哥他们公司，保准得坐地就扭盈为亏。”

“你大哥啊，我在他心中要是他们公司的一块铁锭贵重，我就知足了。”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我们的故事里巧合也许多了一点，可也不能说这种种巧合生活中没有。孙爱兰带着婷婷按照手里纸条上写的地址往新居找来时，大青和秦奇正进入了最微妙的那个阶段。大青此时站在窗前，拉开了另一扇窗户，让早春的空气吹到他的脸颊上，好让自己清醒一些。“看来，你还不十分了解我，”他说。

秦奇急切地说，“不，我了解你，我相信我了解你。你好像是我早在少女时代就崇拜和向往的男人……只是那时的你

还不那么确切和具体……”

孙爱兰这时领着婷婷走进了楼门。

秦奇继续说着，她青春的脸上浮着红云，她的目光因为沉浸在对爱情的遐想中而充满了亮晶晶的光点。她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大青的身后；仿佛被自己诗一样的表白所感动，她轻轻地将头靠在了大青的后背上。她女性的温柔和似火的脸颊终于彻底解除了大青心中的防备，他扭转过身，紧紧抱住了她。

就在这时，当然也只能在这时，房门轻轻地被推开了。

“妈妈，里面有人！”婷婷轻声对孙爱兰说。

“喊喊，看是不是你爸爸。”

婷婷边往里走边大声喊起来，“爸爸！是你在吗？”

孙爱兰也已经跟了进来，她看见了他们，他们当然也看见了她。停了片刻，孙爱兰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看见，平静地拉住婷婷就往外走。

### 3

就在马秀英出去找她那个大厨师时，金子和她妈已经到了三明家。三明正在打电话。

“喂，教养院吗？我是刘四红的哥哥。我想问一下，她是明天下午几点出来……下午三点，好，好，好，我去接她。那好，那好，谢谢啊……”

三明听见有人敲门，放下电话就去开门，见是金子和自己未来的丈母娘，赶紧把她们娘俩迎了进来。

进了屋以后，三明领着金子和金子妈在各屋看了看，后来就走进马秀英的房间。金子妈一眼便看到了刘家全家的合影。她看了一会儿，指着马秀英问三明：“这就是你母亲吗？”

见三明点头，她又问：“你母亲是不是叫马秀英？”三明这下子可有些吃惊了，他半是惊喜半是慌乱地问她，“怎么您认识我妈呀？”

金子妈顿时失色，慌忙地应道，“不，我不认识！”

这时，马秀英从外面回来了。金子妈一见，立即站起来说，“我们该回去了……”说完一把拉住金子的手就要走。

马秀英进了门，身后还跟着她特意请来做素菜很拿手的黄叔。

黄叔是她的老朋友了，也是他们家的老帮手。刘家无论大事小情总有求他帮忙的事。马秀英一见金子妈，虽说已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可出于礼貌还是向三明问道：“这是……”

三明忙作了介绍。

马秀英的猜想得到了证实，随即热情地招呼她们娘俩进里屋去坐。金子妈冷淡地说，“不了，我们该走了。”

马秀英以为是自己回来晚了，怠慢了客人，就不住地道歉，仍一个劲儿地把她们往里面带。金子妈终于忍不住了，她对马秀英恨恨地说道：“马秀英！咱们没什么话好说，这桩婚事我不同意！”

马秀英不知所以，仍好言相哄，“有话慢慢说嘛……”

“马秀英，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马秀英眯起眼睛，似乎并没能一下子认出她来。

“真的认不出来了？那好，那就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

想想。金子，咱们走！”说完，拉着金子就出了门。

三明一下子懵了，他瘫坐在椅子上，抱住自己那个刚才还是一丝不苟，现在仿佛成了乱糟糟一蓬的脑袋，仿佛是自言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马秀英也愣了神，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摇头。黄叔到底是外人，此时还有那么一点点冷静。他对马秀英说，“依我看，这里边肯定有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原因，咱们现在谁还都不知道呢。”

“会是什么原因呢？”马秀英思忖着，“金子妈能叫上我的名字，这说明她从前认识我，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认识她的，会是在哪儿呢？”

“问题也许就出在她认识你而你不认识她上，”黄叔颇有道理地推测着，“没准金子她妈道听途说着什么了，再跟你一对上号……可是你们老刘家也没什么事儿叫人家这么大动肝火呀……或许是因为……”

“因为什么？”马秀英急切地问。

“我不太好说，我毕竟不是刘家的人……”

“到这时候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不是刘家的人那你这会儿站在老刘家说长道短地干啥？”

黄叔一见马秀英着了急，就劝她说：“你看你急啥，我是想说，是不是金子妈知道了四红的事儿，一时适应不了，才那么……”

马秀英显然对此分析不以为然，“她家金子要嫁的是三明，这跟四红有什么关系。”

黄叔听马秀英这么说，也顿时觉得自己的猜测有些站不住脚，“要不就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三明见两位老人这么猜来猜去，不禁有些着急。这么猜能有个什么结果呢。年轻人就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问题就喜欢痛痛快快地解决，光自己在这儿瞎琢磨不如直截了当地去她家问问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他这么想着，起身就要走。马秀英问他去哪，他头也不回地说，“我上金子家去问问，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马秀英还想阻拦，黄叔劝住了她。

三明这样急匆匆地走了，马秀英总是有些放心不下。她像是对黄叔，又像是对自己说道，“三明这孩子楞头楞脑的，到了人家指不定又闹出多大风波呢。”

黄叔安慰她道，“我看未必，现在有许多事情，你太斯文了，还真就办不成了。”

马秀英不禁又想起金子妈的态度，她总觉得事情来得蹊跷。到底会是因为什么呢，怎么好端端的相亲就半途而废了呢。她对黄叔说，“我琢磨着，能不能是我姐和我姐夫的事让金子她妈知道了。”

“你姐和你姐夫怎么了，说不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也称得上是一代人杰，要是真让人知道了，只能是钦佩，哪还有反感之理。”

马秀英听他说得有理，就又想，“当着三明的面儿我没说，是不是金家知道了三明的身世？”

黄叔说，“要我说呀，那事就更不怕让人知道。”

“那差在哪儿呢？”马秀英百思不得其解，想着想着就得远了，“要不就是我的病……”

黄叔最知道马秀英的脾气禀性，就劝她道，“你别着急上火了，什么事都有个劫数，俗话说，好事多磨嘛。”

马秀英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事到临头总还是转不

过弯来。

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人敲门。马秀英去开了门，是大青。马秀英还等着爱兰和婷婷跟在后面一起进来，却发现大青是一个人回来的。

“爱兰和婷婷呢？”马秀英问。

大青与黄叔打过招呼，然后回答母亲的问话。“她们先走的啊，怎么还没到家？”

马秀英并没注意到儿子脸上有什么异样的表情，也是她从来都对这个儿子最为放心的缘故，她立刻想到了刚刚听说的那件好事。“大青啊，公司给你住房和电话的事是真不是？”

大青嗫嚅着，“是真的……”随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那她俩上哪儿去了呢。”

马秀英见儿子好像回避谈房子的事，有些不悦，她抱怨地说，“没一个让我放心的，”见儿子仍像是没什么反应，就又直截了当地问他，“大青啊，那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领着干的那个大工程提前完成了，公司奖给我的。”

“真的，这回爱兰和婷婷可算是熬出来了。大青啊，几楼啊，几个屋朝阳啊？”

大青一边脱大衣，一边对母亲漫不经心地说，“妈，我说了您也想象不出来，哪天去看就知道了。”他转面一想自己回家来的目的，这才问母亲，“人呢？三明对象家的人呢？还没到吗？”

马秀英和黄叔都没作声。

“怎么，事情有变化？”

黄叔说，“是有点变化。”

“变到什么程度，我可是只能在家呆一个小时，中午的时

候，我还要接待一个关系厂的厂长。”

马秀英一听儿子这么说，立时显出不快来，“你就知道忙忙，家里头的事儿你是什么都不管呐。”

大青见母亲真有些着急，便知道自己的话重了，便讨好似地说，“有您里里外外地这么料理着，还用我操心？”又转而问黄叔，“你说是不是黄叔？”

黄叔到底还是懂马秀英的，他帮着她说道，“话是这么说，可你妈呀，关键的事儿上还是想靠你给拿个主意。”

“有什么主意要拿，快说吧。”

马秀英就把金子和她妈来的事对大青说了一遍。“一大早啊，说得好好的，说是今天都上咱家来，中午吃顿饭，把他们俩的婚事定下来得了，可谁想到啊，金子妈一见我就莫名其妙地来了劲儿，拉起金子说这门亲事她不同意就再啥也不说地走了。三明傻眼了，追他们家问个究竟去了。”

大青听完母亲的简单叙述，说，“嗯，是有点怪啊……”

正在这时，大青腰间的BP机响了。他看了看，就拿起电话复机。他知道是谁，不禁在听到对方的声音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母亲和黄叔。

“那好吧，我知道了……”他小声地说，“我这就去……”

放下电话以后，大青故意扯开话题，先说了两句三明和金子的事，“婚姻大事一定要慎重，除了本人要两相情愿，两家的关系也要协调好。”这样说过以后，他觉得他必须得走了，就推说厂里有急事让他马上去。

马秀英知道大青的一贯作风，就说，“走就走吧，咱家的事再大也赶不上你们公司的事儿。”她又想起四红的事，让大



青无论如何也要去接她出来。大青对此倒是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马秀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大青离开了家，却并没去公司而是径直奔了自己的新居。他开开房门，发现里面空空荡荡，不禁有些失望。正不知如何时，一双温暖柔软的手捂住了他的眼睛。大青想拿下秦奇的手，秦奇不让。她温柔地对他说，“你等等，等我数完了一二三，让你大吃一惊。”说着她把他领进了另一间屋子，然后松开了手。

大青看见地上铺了一块大塑料布，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冷食，不禁笑了，“这么丰富，我还真挺饿了。哦，还有啤酒。”他说着就拉秦奇坐下，不客气地吃起来。

秦奇一往情深地看着大青，自己并不动筷子。大青吃了一会儿才注意到秦奇的神情，他故意问她，“你怎么不吃？”

秦奇没有回答，却问，“她跟你吵架了吗？”

大青摇了摇头，“她这个人，永远不会跟我吵……”

“听说你们是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铲地的时候，她比我铲得快，她总是挨着我，帮我铲半根垅……下工在小河里洗脚上的泥，她也要放弃自己的好位子，到水流的下边去捡我用过的混水……抽工的时候有她没有我，她就放弃了自己的名额和我在乡下多呆了两年。”

“始终都是她追你吗？”秦奇忽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

“我始终都是感激不尽。在她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我第一她第二，她对我永远是服从和谅解。我在她身上永远看不到可以激励我的眼神和性格，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对我提出要求。我在她面前简直重要得就是天……”

秦奇若有所思，“也许，我有的她没有，就像她有的我没